

皇朝經世文四編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五

學術 原學

原學一

黃得邦

三代以上道德一而風俗同曰師曰儒皆國家所選進以教庠序之士者私家著述未之有聞東周以還學校寢息孔子生於是時不得大行其道贊修刪定撰為六藝以傳示後人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猶兢兢然為下不倍之義焉迨乎七十子之徒纂次遺言撰為論語曾思孟子各有傳書老子文莊亦相繼立以發揮性道而楊墨名法縱橫方技之屬咸有聞於道術之一曲察焉以自好思以其術易天下而不知其偏道術之裂由此始矣雖有孟子著孔道以想楊墨莊子宗六藝以黜百家而道統之傳終於隆絕漢承秦後始求遺書六經傳記皆立博士微言大義未遽昌明而聖賢之餘緒王道之支流三代之典章制度一時通儒良史多能稱道演說述傳之其人故習易洪範可以知來習詩可以達政習書可以知遠習禹貢可以治河習春秋可以折獄習禮可以定制習樂可以容師承口說受一經於專家而終身用之不能盡東漢而後章句盛而實用衰魏晉訖唐攷證繁而大體晦北宋諸子頗有志於大義微言而性命之理未有所明惟務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自闢門戶先末後本逐物喪真樸者僅失之迂愚黠者遂事為矯偽流失敗壞極於有明於是二一賢豪相率以通今學古倡道後生用救空疏之弊未百年而本意盡失遂專以攷校音訓為聖學而厲禁言性言心近數十年上智之資漸知其破碎無用又頗知宗儒之學與孔孟不甚相符遂援兼善下之文書以經濟事功為主名為宗法孔教實乃虛法杜馬陳呂近宗顧李顧秦兼復陰慕泰西以民王議院為致治之根抵至言不出正教益微綜計二千年中學凡六變交幾互訖卒無一人焉達乎性命之理以入於孔聖之門可不謂大哀耶嗚呼聖神吾不得而見之矣或有如子雲文中者生其亦長夜之一燈中流之一壺也與

原學二

天子所以共天下者民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操處穽處則其言吮其事亂今自相以至牧令皆士為之內以修身齊家外以治國平天下故士之學為尤重於道為最高農工商亦各有學農學成則收穫自倍粟固有餘工學成則製造日精財用恆足商學成則懋遷及遠有無相通學之不講而聽其自為農日以惰工日以窳商日以耗民家財盡將何以支况歐美諸邦又專精於工業商務以等我利源咸為金銀至數十萬農工商學之宜興不待智者而知之矣顧觀於泰西學校之制農有學則農之士非士而農也工有學則工之士非士而工也商有學則商之士非士而商也今中國學堂之設合四民之學以為教蒙櫛蠲焉士也者將使任卿相以及牧令者也經史而外攷求泰西政治禮俗律例公法史志新報以為交涉應付之資或兼習其文字語

言以便於酬酢應對而當務之急誠不可視為緩圖若夫亮天工熙庶績上安社稷下理民人則必盡性斯可及人成已即所以成物大本既立達道乃行匪特漢家之瑣碎宋學之支離不足指諸實事即專習時掌故亦未免逐末遺本務外荒內不能時措之宜記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之謂也矧西人格致之學大半皆技巧工藝專門名家偏涉則力有不能得一則其細已甚竭終身之力勢成而下僅可小知國計民生非其所解一旦有變仍無緩急可恃之才何況教習非人成效難必耗財費日盡成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流棄之則與初意相違用之則於國家無補此而冀人才日出風氣大開材宜其官官宜其事豈可得哉愚意欲設學堂宜加區別以經史時務教士而別設藝學以集西人之長藝學之中又畧依農工商分為種數其電化聲光力礦諸學皆聽學者各專一門惟士學則務觀大體講大猷毋得役其才力聰明敏精神於偏長薄技庶他日大成可期識量遠到體用兼該大受不至乏才而藝學諸生徒又足備各局廠之用以求自強其近之矣若徒效美西法緩器識而急技能一堂之中並兼兼營茫無歸宿斯豈所謂裨處而言呢事亂者也有志於興學者蓋亦深思而察所變計也乎

原學三

天下之治亂繫乎士士之真偽賢否繫乎學學之淺深醜駁繫乎教教則士之所以為學與上之所以教士其所重固可知也自科目興而正教衰八股盛而實學廢能為詞章則世以為名士焉能為漢文則世以為經師焉能為宋學則世以為真儒焉日中議和以來宵旰憂勤急思興學儲才推行新政士大夫之下者漸知漢宋詞章之無用相帥創行學會設立報館欲以革舊而牖愚蒙兩年以來風氣幾於一變而成效未見大著者君勞於上士奮於下而自卿相以暨牧令則皆酣嬉泄沓於其中京外百官數逾二萬忠謀至計未之有聞原此二萬有餘之官其始亦皆士也果其誦法孔孟幼學壯行當此危急存亡之時自可上報君恩下伸士氣顧乃罔上行私竊祿固位利所不在置若罔聞即或稍有天良亦惟是藉歡私憂束手無策今此輩入學之初屏絕浮文誨以實學五常六藝習自髫齡九年大成明體達用布列中外各奏爾能 國家無意維新斯已耳 國家有意維新也舉指之神而明之富國強兵直可運掌上矣何有僥倖進僥退若却若前筭室道倖徒為東西洋所竊笑哉故為今日而為補救之謀其要莫先於教士成德達材以儲為大用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後農工商務可以次第振興不探其源而雜取西人器械多精強士類以從事於一長一拮他日蒞官行政其能待區區技藝用以通上德達下情懾強鄰安百姓而為 國家倚賴之良臣乎德英俄美之興實相英才接踵繼武風聞迭聽初未聞以器名而精於器藝者乃多任其父客中華不甚愛惜則其所重固可知也遠蓋周官近徵歐美本末之異燦然易明或乃傾慕西人以其事官附於大學之格致其亦不思而已矣

原學四

其所長財力補何以自立如子之說是守舊而不樂謀新也救時之策果安在耶對曰區區之意學士先立其大以備為公卿大夫之才其次則各視其資之所近專習農商工藝以供器使日本維新之始首立政治學院廣譯泰西政治法律諸書習之數年乃擇其尤游歷歐洲以廣其見聞擴其才智其農商工藝武備水師各學堂先經選少年資送出洋學成而歸了無實用遂於國中設立大中小學堂聘西人為教習俟中學年滿乃選高第游學外洋近二十年得力之良臣皆當日學徒中士也故居今日而為儲才之計當以政治交涉為最先誠倣日本變法之制去泰去其推而行之不出十年而深明大略洞悉外情之人才必將不可勝用內而樞臣譯署以及章京都曹外而督撫兩司以及守丞牧令小知大受各稱所長既不使小楷時文之迂陋循例濫字更不使紙紮市僧之貪庸演緣竊位綜核名實積弊一空至於農工商賈兵礦製造諸務又皆有專門學徒供其驅策本末具舉道器兼資國富強可企踵而待也若徒謀其器數之精工商之盛而置德行政事為緩圖他日有成仍不過為譯書使官之樣曹世局厥學堂之差遣而樞垣譯署方面大員下及都曹牧令皆非專長器藝者所能勝統不得不取小楷時文之才布列中外而統綸之廣通警氣中僧之巧事鑽營者不難積資貴顯據要津吾恐學校雖興而泄菑蒙蔽之風終於不改以漸自強庸可得乎故知器數工藝者新政之所資非變法之所急也今之大臣能興新學已為不世之臣天下士民喁喁屬望特慮先後緩急之間未及詳審竭心盡力終不足以扶危定傾反使庸劣守舊之徒得所藉口而此舉新政一試不效絕望維新求益反損欲速反緩為甚慎之於始先其所急為能無與哉

論中國崇尚文學

中國開闢最早聲名文物實為五大洲之冠所以然者良由教化興於上人材萃於下彬彬之風足變狂榛之俗詩書之澤可免頹陋之譏也循莖疏冗邈矣難稽孔子刪書斷自陶唐帝之命契也則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聖人殷殷於教化也如此誠不忍天下滔滔出洪水而入禽獸也學校之制至有周而始備國學所教者自王世子以及民之俊秀皆得與之師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讀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鄉學所教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以室家長幼禮掃應對之小節二十入大學教以六行六藝其師則歸老而有道德者為之其在詩曰於論鼓鐘辟雖王國之化也思樂泮水采其芹侯國之化也十室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苟無以勲陶而漸染之雖有美質亦終湮沒勿彰耳今也設以黨庠學校之型重以論秀書升之典則智而賢者固指磨礪拂拭以自顯其才能即愚不肖者亦皆觀感奮興有以自勉而不致自甘廢棄國運之消長視乎人才之盛衰

視乎教化成王定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國祚綿長雖曰忠厚開基食報固應如此然說者謂其樸樸作人善義造士人才輩出有扶運會而佑休明厥後敝迹雖東而作不改未始非養士之報也漢武帝始立學官元帝有廣籙之典東漢武帝幸太學與博士論難明帝臨雍講學圖橋聽者以億萬計皆國學也若鄉學則文翁在成都延壽在潁川皆能興起禮樂轉移風俗唐初立六學以造天下士曰國子學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曰算學曰書學其時教澤遠被新羅吐蕃高麗諸國並遣子弟入學為三代以後所僅見明建國子監詔天下府縣皆立學國朝仍之生員有廣籙學宮有常奉使之飽食煖衣得以優游結誦而不致興彈鋏歸來之嘆而通都大邑以及偏城僻壤無不建立書院藉以樂育人才主講一席以去天之歸林下學術淵懿品望卓著者充之每月除師課外由地方官輪流考校膏火之外賸以花紅凡所以激揚士氣振興文教者可謂至矣雖其所以考校者不外制藝詩賦旁及經解策論雜作然自古迄今載籍之繁文詞之盛浩如淵海董而習之自負仍不得其涯涘非若西國文理質直初不以繁縟為工今人索解最易要之三代立學之規本末兼綜巨細靡遺唐漢以還雖漸失古意專尚文藝然於興賢育才之道型方勸學之規未嘗不再三致意耳抑中楊西諺謂中土之學者專尚聲華西國之學者惟尚樸實中國之學者徒驚其名而未能收得人之效西國之學校必究其實故能收造士之功不知聖門設教僅有四科未聞於德行言語政事外別設格致一科也若必舉數千年來相承之文學一旦廢棄以從事於彼之所謂格致者舍本逐末亦大背聖人之教矣人情喜新而厭故見異而思遷中土學者自幼讀聖人之書聞聖人之教以為平淡無奇見西國書籍則喜之見西國學術則學之庸詎知西國聰慧明穎之士購中國書籍譯作文以教授其子弟者已不乏人數百年後安知中國文學不大行於西土耶宣取有靈固當為之默慰而執抑中楊西之說者其亦可廢然返矣然失矣

中國學術辨

一曰訓詁之學自昔祖龍一燔墳籍湯彝漢興諸儒書守遺經各本其師說轉相口授抱殘守缺存什一於千百文景以後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於是古文蝌蚪往往出於巖屋壁之中康陳鄭氏會萃羣經次第董理大義微言賴以不墜國朝真儒輩出仙為復古之學實事求是南雷亭林導其先渚邱曝書踵其後極於乾嘉之間博學通儒項背相望實以超越千古而其失也考証有偏穿鑿支離一名物之離合博極夫羣書一音訓之異同臆列乎眾說稽古兩學釋之者二萬言格物一章解之者十七訓自占已然今為尤甚鄭康忠貞亮為無用海防行實踐為多事其餘宋之儒學往往肆口詆誹竭力攻訐以遂其門戶黨援之見而快其辟邪侈之心至古聖人立言垂教與夫大經大法所存固在乎其未有聞也專已守殘以為博放言奢論以為高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此輩是也此又一弊也一曰性理之學古無所謂理學也知有所謂儒行而已古無所謂道統也知有六經而已

故未嘗輕言性命實無不明自戰國以後異端蜂起於是儒家者流統以性命之說標其

對策陳天人性命之情昌

黎起衰有原道原性之作逮於趙宋濂洛關閩真儒迭出正學昌明紫陽既興集諸賢之大成接之統緒羣經始有定論而其失也專言名理置實事於不問學者樂其可以空疏不學是也及言諸君其言本為科舉而盛名復可倖覩也則相勸襲語錄之唾餘掇拾內典之牙慧依於儒先之旨遁於空虛之域斤斤於朱陸之異同號召徒眾聚而講學深衣博帶自矜清議彼此標榜入主出奴動以難行之事責人使任事者無所措其手足久之激而相報勢成水火而衣冠之禍烈矣而天下之士氣盡矣漢之賞錮唐之清流宋之偽學明之東林先後一轍以迄於亡而究之懲忿懲惡之功忠恕平易之道固絲毫其未有合也此又一蔽也要之科舉之學者不過為庸爛之學究為訓詁之學者不過為怪僻之經生為性理之學者不過為詐偽之迂儒為詞章之學者不過為浮華之才士非不讀書而不知作者之精意非不稽古而不識前人之用心徒有為學之名而無致用之實雖讀破萬卷下筆千言究其歸宿與不識一丁字者等術之不擇學於何有夫承學之士即使舉四者而盡其能事合四者而備諸一身亦豈遂足為問學之數哉況乎得其粗而遺其精就其非而去其一是旦蒞官臨民致身許國外無以為匡濟之資內無以為扶持之具徒歎覆餗貽譏素餐則不得不歸咎於所學之非而學固不任咎也何也不誠故也不誠則微特四者之弊已也即號為經世之才應濟變之憂苟無一誠以實注之則設心一為萬事瓦解未有本實撥而枝葉猷茂者也雖日講而學說言變法適足為權要汲引之階華士躁進之路而已於國是奚裨焉誠則微特天算地輿格致商務無不可師敵之長為我之助即二帝三王之道六經諸史之書時事之權宜朝廷之掌故中國所自有者何一非經濟之原即何一非施行之準舉而措之裕如矣安在西學之皆有而中國之盡無用哉是故虛憍者不誠之媒也欺欺者至誠之券也不誠則學雖博而終歸無本能誠則任所學而日起有功學術於以明人材於以長國運於以盛世道於以隆誠者成也心不誠而事能成者未之有聞也故曰君子誠之為貴

講學以正人心論

有國家非富強無術之可憂而人心不正為可懼人心之於國如木之有本如燈之有膏無本則木槁無膏則燈滅人心不正則國危故善為治者必以正人心為首要然欲正人心亦正非易矣仁義禮智人心所固有率而行之者皆為正道心本善者何待於正正之而後正必其人欲日深天性日汨而失其本正者矣夫人既已自失其天性而正之者乃欲以人事挽之不暴難乎然而非難也當庠序學原以造就人材講貫討論無非引人覺路是欲正人心亦惟講學而已夫整躬率物修己安人聖賢感動人心原非專恃夫口舌然而過臆往古治亂之道未有不由口舌者非特惟口出好惟口興戎即人心之邪正國祚之盛衰亦莫不由於講學自周厲王有監謗之令秦始皇有坑儒之禍漢有鉤黨之誅宋有黨人之禁明有東林復社之窺逐誅夷雖其所禁不專在講學然被

其害者多講學之人以故大戊肇禍於京周狐彌揚竿於陳涉桓靈之後三國分爭微欽之朝二帝奔走有明之禍尤為顯者講學之事豈可已哉 本朝有鑒於此城市鄉村時有宣講 聖諭廣訓或講鄉約之舉惟講者虛應故事聽者亦充耳不聞其或講者本不自知聽者當面訕笑從未有遠選辯才認真講解者夫善政民畏善教民愛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政不如教也久矣今之為治者多不知教化為何物其庸劣者無論矣即有一二瞻顧大局者整頓書院創設義塾實心實力孜孜講求為所治振興文教意亦甚善惟所及者士而已農工商賈不之顧也夫所謂正人心者豈特正士而已哉農工商賈何莫非朝廷之赤子何一不關世運之盛衰四民之中士居其一農工商居其三正其一而三者不正可謂人心之已正乎且文學心術各不相關讀書貴乎明理學問端博當必義理貫通然世亦有筆下了了心中昧昧者名列膠庠行同化外虛文可厭轉不若樸樸者猶見天真文學之興衰何關於人心之邪正蓋人固多讀書十年而茫無所知聞人一言而豁然醒悟者況農工商賈其人本不讀書苟無人宣明講解則雖日用平常之理彼亦幾無自而知乃世之欲正人心者惟知用力於文學其失不亦遠乎昨聞通永道楊觀察特認真於宣講 聖諭之舉於學校中選擇六人分設六處每月舉行六次對眾宣講聽者均能肅然起敬此其有裨於人心豈尋常政令之可此哉夫自鄉學之法廢民之向學者鮮矣小民之宗稍有力量者子弟當就傅之年未嘗不令從塾師誦習然此種蒙館何來明師句讀字義且有不明又安能教人以聖賢大義即有愛子心切延請名師盡心誨教者而所教亦不過時文而止師之所教者惟是父之所望者亦惟是自粗通虛字即以時文為先由開講而至全篇不知費多少精神幸而有成掇芹香叨泮宴未嘗不顯親揚名而愚者其行則入孝出弟之道忠君愛國之心幾與其言大相刺謬則其人亦與不學者等耳惟宣講 聖諭之法不事虛文專言實行而且言淺而意深有力者可聽無力者亦可聽讀書者聽之而解不讀書者聽之而亦解實為覺悟人心之一助特以在上者視為迂腐不肯加意講求故良法遂同具文耳蓋講此者亦必其人素明大義具有口才剖析無遺引伸觸類如師之於徒如父之詔子講者娓娓動聽聽者津津有味則人心之壞不難因此而挽回倘講者意存敷衍聽者心生厭倦則雖講亦如不講故整頓此舉尤貴乎選得人焉呼禮失而求諸野有嘗游南洋者為言外國兵船嘗以船主大副諸人召集船內水手人等口講指畫講其壁間所挂不但偶一為之而且無日不然可見學之不講彼洋人似亦有憂者中國既有良法何為不加整頓因楊觀察有選人宣講 聖諭之事故繼論及此有心世道者其亦知所當務哉

今日實學將亡之可懼論

今之頑固守舊者動訾人曰近日喜事少年惑新說驚異學不知吾中國自有政治自有學問安用高談五洲遠涉萬國為也若而人者其敢為此言度必於漢唐歷代之規與乎經史百家之記籍上則淹通最下亦涉躐乃進而致之則殊不然今試隨舉此類若

官吏十數輩若士子百十人執其人而問之曰吾中國五千年來六官五禮之所司其規制若何三畧四部之所錄其派別若何則其人必瞠目反走而不能對又等而下之而問以十三經之目錄廿四史之撰人康乾嘉道有多少名臣滿蒙藏回是何等方域則不能舉者又十之八九也故讀書三十載尚不知三通四史是何名稱一聞八股廢則羣噪曰四書五經無人讀矣名為守舊而所謂計者未曾夢見所謂守者不知何據然則若而人者正所謂腐敗敗壞寒灰朽木已耳守舊云乎哉若然則今日所謂講新學求進步以開化自任者自必於古今沿革中外異同聞見既多考索斯在宜若可以原本累朝輝煌當代洞悉掌故能說山川而進可以提倡改革退可以主持風氣矣乃參諸近日所聞則又似有間矣若而人者大抵束許鄭於高閣棄班馬如弁髦而偶讀譯稿三五篇閱報章一半載於是發言矢口累牘連篇西書甫讀却半多起點之談東家未窺而喜綴問題之字即問以西國政教學術歷史輿地等門尚茫然莫辨不識所以而但熟記口頭數十語傳聞十餘事便自命新黨鄙棄舊學然則吾中國五千年來一切政治學問不幸國家多故文獻竟湮師說坐亡種子將絕其不敗於此兩種人之手也幾希矣嘗試論之學業之事本自無窮要不外聖人溫故知新二義值中外大通之世誠宜急考公學講外交然以吾中國文明之運遠古權輿帝王之道聚然明白學者於禮儀制度之繁治亂興衰之故自非淺學定宜深求以之近勘日本遠較歐西損益當代斟酌時宜然後言之有故持之成理故見諸經濟則備極詳明發為文章則訓辭深厚使朝列欽具儀表與國驚其博瞻不已多乎慎毋任聰明趨淺薄致譏大雅有同目論世不乏好學深思之士請證斯言

游學篇

張之洞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聞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獄之說也游學之說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游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偏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游秦歸國而強春秋戰國最高游學賢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游學聞其餘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後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於長安昭列周旋彼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煥為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驗也諸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強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為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不變今日遂為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為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衅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游歐洲駕火船游紅海求迎者即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白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不亡上為俄中為日本

下為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謂昔嘗遣幼童赴美學習矣何以無效曰失之幼也又嘗遣學生赴英法德學水陸師各藝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監督不指意又無出身明文也又嘗派京員游歷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選也雖然以予所知此中國亦有足備時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蹄餽羣車之望此乃禍人家國之邪說勿聽可也嘗攷孟子所論聖賢帝王將相歷險難成功業具要歸不過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於憂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感國而不懼是不動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以致法人為耻是不忍也習常蹈故一倡百和憚於改作官無一知士無一長工無一技外不遠游內不立學是不增益所不能也無心無性無能是將死於憂患矣何生之足云

設學

今年特科之

詔下士氣勃然濯磨興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當之無愧上副

聖心者蓋不多觀也去年有

旨令各省

籌辦學堂為日未久經費未集興辦者無多大學堂未設養之無素而求之於倉卒猶不樹林木而望隆棟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游學外洋之舉所費既鉅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有學京師省會為大學堂道府為中學堂州縣為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學尤善小學堂習四書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畧博學繪圖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而並以習五經習通鑑習政治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大學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為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內是書院即學堂也安用駢枝為或曰府縣書院經費甚薄屋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師生講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為之然數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為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佈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又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為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所值奏明朝廷發獎僧道不願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為基然後勸紳富捐貲以增廣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會昌五年皆嘗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廢其法或為抑釋以伸老私也今為本縣育才又有旌獎公也若各省廣紳先生以興起

其鄉學堂為急者當體察本縣寺觀情形聯名上請於朝

詔旨宜無不允也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

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

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鑛聲光化電西藝也西政之形成立法最善西藝之體最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銳而年少

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

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畧攷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學算須心力銳者學圖須目力好者

學格致化學製造須質性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操須氣體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

程且成見以深離於虛受不惟見功遲緩且恐終不深求早事倍而功半也一日不課時文新學既可以應科目是與時文無異矣

況既習經書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學亦必於時文有益諸生自可於家習之何勞學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奪其日力哉朱子曰上

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作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錄言乎一日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金於堂以為火

食束脩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院積習誤以為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為膏火獎賞而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錙銖忿爭攻

訐頽廢無志紊亂學規則譽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酌改舊規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國

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多者酌予獎賞數年之後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宜廣才益多矣一日師不苛求初設

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堂堂矣兩年之

後省會學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數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後新書大出師範愈多

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若書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舊俗凡舉業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

遊戲動輒有會何獨於關繫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會尚可聽講通經豈必橫舍千間載書無兩而後為學哉始則二

三漸至什伯精誠所感必有應之於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悅學而亡越勾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

法語

原性

學連城

天命之謂性渾然一理而已宋儒則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是析性為二矣吾謂性只是義理而氣質不可以名性性猶水也氣質猶蓄水之池也而名池為水可乎性猶米也氣質猶煮米之釜也而名釜為米可乎池垢則水污非水污也池污也釜穢則米黑非米黑也釜黑也氣質惡則性被鋼人之有不善也非性不善也氣質使然豈可不知變化哉變化氣質之道無他過人欲存天

理而已矣天理者所性而有者也人欲者緣氣質而生者也人具耳目口鼻之質且能聽能視能言能動者氣之靈也而天理寓乎其中聰思聰視思明言思忠事思敬則天理為主氣質無權而人欲潛消矣喜聽淫聲好視邪色言而無信動而無禮則氣質用事人欲紛生而天理不能作主矣然則遏人欲存天理豈非盡性之全功乎是欲聖人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如最上之金潔淨光明而無一絲銅鉛之雜也賢人者循乎天理而未免有幾微人欲之私如中上之金堅實朗潤而不無一二絲銅鉛之雜也中人者稟乎天理而累於人欲之私如中下之金合鉛銅以成之而闇然不見其色也愚不肖者天理為氣質所拘人欲從而銅鉛之如在礦之金雜以銅鉛覆以土石樵牧者過其間不知其有金也然謂無金則不得也苟掘取其礦冶而分之去其累金者則燦然生色雖牧豎樵夫亦識其為真金矣今自中人而下見聖人賢人亦知慕之而自謂不能甘於暴棄是雜金於銅鉛之內埋金於土石之中變其本體忘其固有而徒垂涎於他人之金也豈不惜哉

勸學

曾國藩

人才隨風土為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蘇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撓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殆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使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眴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大塲間之食蕪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畧近矣使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為懷鄉魯之及及皇皇與夫禹之由己溺獲之猶己飢伊尹之猶己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即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使者輕死重義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恥而直隸之士其為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藝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經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為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盡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當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末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

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畧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為之表彼能堅苦困鉞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為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為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牖後世而吾何為不能洗除舊日賸昧卑昧之見矯然直趨廣大高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偶而憂節概之少貶不耻凍餒在室而耻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嚮金石為開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削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盡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偏于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即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通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擅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火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彬而出出泉湧而雲與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勸羣士亦冀通才碩彥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以首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軌於化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云

習說

劉蓉

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僂而讀仰而思思有弗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若躓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先君子來室中坐語久之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家國天下之為顧謂童子取土平之以復起旋履其迹蹴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又久而後安之於是作而歎曰習之中人甚哉足之履平地而不與窪適也及其既久則窪者若平不白目與地屬心與足謀而自適其適至使反而即乎其故則反室焉越起而不宜豈非性隨習易以失其故趨哉上之布令戾乎民者始若有所甚苦久乃相與安之及其又久視聽移而心志以淫且視為固然而不之怪是故君子務平其政誠慎其所以道之也昔者先王謹庠序之教使士興於學修五禮敦五行使民勸於義所以範其心思耳目手足百體使習於動作威儀進退俯仰之容其法至備凡以道之使復其性而已及其漸摩久而禮俗成則民之赴義如飢渴之於飲食不必勸而後趨見邪說淫詞之咻吾前而疾去之如避蛇蝎不待禁而自絕此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所以納民軌物而建久安長治之規也自王迹熄而百度廢治教之經不正而邪惡興於是民志蕩然始知隄防之決汎濫橫流而莫知所止於斯時也殊方不道之教又聞然入吾國而潛煽之其窺則變數之精既足以警賢智者之聽而功利夸詐之說又足炫亂愚不肖之耳目而蠱其志浸淫不已與之俱化雖欲使

勸戒學生文

今之策自強者必曰求人材人材何以求曰學堂哉學堂哉夫古者家有衍黨有庠序有序國有學何其立學之備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何其就學之衆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以離經辨志為始事以知類通達為大成又何其課學之嚴也舉國之地無地無學舉國之人無人不學宜乎人材之盛溢野填城而三代盛強莫與倫比也難者謂今中國亦未嘗無學書院也講舍也省會郡縣何地蔑有皆所以為學也皆所以培植人材也雖不襲學堂之名而實即學堂之制烏得謂古之人有學而今之人無學然今之所謂學者時文而已詩賦而已小楷而已訓詁而已問有能以歷代政術為學者乎無有也問有能以本朝掌故為學者乎無有也問有能以天下郡國利病為學者乎亦無有也更何論乎殊方異域之學間有一二奇傑旁及於此然餘力所逮斷非若專力之精也一人之傳終不敵衆人之咻也於此而求人材宜乎人材之不與人材之不與宜乎國勢之不振記曰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傳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嗚呼今中國之微而屢受外人之侵者非即在無學乎昔者晉國之弱也文公入而教其民三年然後用之而晉以霸越國之滅也勾踐棲於會稽教訓十年而起以復此中國前事之可師者也普為法所敗普君令通國皆設鄉學子弟無不誦讀有不學者罪之不十年而敗與敗法兼并德意志小邦而稱帝日本受侮於各國明治天皇令偏國皆設學校以能通五洲各國雜學者為取士之上選不三十年而滅鄰近之琉球割中國之臺灣島國之強列於二等此普日二國近事之可師者也能學則若此不學則若彼中外古今事同一轍則今欲強我中國非學不可欲人人皆知嚮學而習為有用之學非廣設學堂而變通其學不可今之識時務者大都能見及於此而亟亟焉謀開學堂夫學堂之開誠不可緩矣而我竊有所慮者則在學堂之學生也吾間嘗有見於今之所謂學生矣同文館也廣方言館也水師學堂也武備學堂也自強學堂也實學館也求是書院也凡若此者指不勝屈皆所謂今之學堂也其中學生皆國家所栽培教育儲以為異日治世之選者也其質性粹美苦心肄業者固不乏其人而志氣囂張操宇龐雜者亦未嘗絕迹甚至勢其勢眾挾制教習以為彼學問淺薄烏足以覲然為人師聚徒滋鬧閤堂而散此其過雖不能盡誣之學生而學生之乖張狂妄亦即於此可見推而言之則在外之妄為自餘之滋事當復不一吾不敢謂各處學堂都有此輩而以上所言則亦未嘗無一二實事可指今欲廣設學堂則學生愈眾學生愈眾則其勢愈盛而類此之事將愈見其多夫以一概百固非君子忠厚待人之篤論而以一例百則又君子防微杜漸之深心況乎少年血氣未定中於奇妄之說而心術漸趨於不端者此又學生之所宜默自勉勵者也嗟乎世之欲廣設學堂者意在求人材也求人材而若此是未受人材之益而先受人材之害矣既不能因噎廢食謂學堂之不可廣開又不敢投鼠忌器謂學生之盡無陋習端品行以為立身

之本勤學業以儲治國之才挽弱起衰鑿鑿天下故為苦口之語以勸誡學生知我罪我聽之人世若以為有心誡之則過矣

勸士條約

士為風化之原敦本勵學一日不容緩須自有明以來如蘭廷秀楊存誠胡左衛文鄧川諸先生皆潛心理道淹貫經史本朝如劉復吾景傳諸子亦皆稽學砥行節義著聞今日英賢間出追蹤往哲者固不乏人而不自樹立以貧為病者亦不免焉使者奉天子命視學此邦多士之責使者之責也士習稍不端文風稍不純其何以自安今取其最切近者揭為十條示之學校為諸生諸諸生其各勉勵力行毋自欺毋自怠毋以為迂濶而忽之焉則幸甚幸甚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六

治體 儒行

儒道

章炳麟

學者謂黃老足以治天下莊氏足以亂天下夫豈周憤世湛濁已不之知而託厄言以自解乎則屈子之賦遠游其於治亂也何庸老氏之清靜效用于漢然其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所以制人知難范蠡文種不陰鸞於此矣故吾謂儒與道辨當後其清靜而先其陰鸞韓愈有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國可耻儒道之辨其揚權在此耳然自伊尹太公有撥亂之才未嘗不以道家言為急漢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迹其行事與湯文王異術而鈞距之用為多今可親者猶在逸周書老聃為柱下史多識掌故約金版六按之旨等五千言以為後世陰謀者法其治天下同其術甚異于儒者矣故周公詆齊國之政而仲尼不稱伊呂抑有由也且夫儒家之術盜之不過為新莽而盜道家之術者則不失為田常漢高祖時天下不求贏財帛婦女不私取其始與之而終以取之比于誘人以詩禮者其廟算已多夫不幸汙下以至于盜而道猶勝于儒然則憤鳴之夫有訟言偽儒無訟言偽道固其新也雖然是亦可謂防竊鈞而逸大盜者也

儒法

章炳麟

自管子以形名整齊國策五十六篇而七畧題之曰道家然則商鞅實寒令不害主權術見解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聞管仲申商之術則震栗色變曰而言難伯惡足與語治誠告以國偽諸葛亮則誦祝其為其後世而不知偽亮之所以司牧萬民者其術亦無以異于管仲申商也然則儒者之道其不能據法家亦明已今天法家亦得一千周官而董仲舒之沒事比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夫法家不厭酷于刑而嚴密于律漢文帝時三族法猶在刑亦酷矣然斷獄四百幾于與刑措之治者其律疏也律之重者不欲妄殺一人竊分數級一傷人分數級鈞鉅分析雖難朱猶眩目自以為矜春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密於律則下遁于情而州縣疲于簿書之事日避吏議疑疑不服給其投上下相蒙以究于廢弛故德意雖深不足以化民成俗今日是也仲舒之沒事比援附格令有事則有選比于鄭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選已錄已用之斯焚之可也著之簡牘裁之木觚以教張湯使後之廷尉比而析之設法如牛毛其卒又以為故事然後舍生人之能而行偶人之道非大儒之益也法之弊也吾觀古為法者商鞅無科條管仲無五曹令其上如流其次不從則大刑隨之責其明信不曰較輕重子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焉乎此可謂儒法之君矣

儒俠

章炳麟

俠者無書不得附九流豈惟儒家損之八家亦並損之然天下有書非俠士無足屬侯生之完趙也北郭手之白髮嬰也見呂氏自沒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視最政則擊刺之振而已矣且儒者之義有過于殺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過于除國之大害捍國之大患者乎得志有夏后不得志有比干秦龍逢儒者頌之任俠之類也夫平原君懽上者也荀卿以為輔信陵君矯節者也荀卿以為拂見荀子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並包之而特其感慨奮厲矜節以自雄者其類名有異于儒焉耳夫俠不世出其次為朱家劇孟其次為郭解高漸離其次為郭解原涉冒法抵罪儒者視之不比人而平原侯得以行其議執四索之下以例四索之上論已頗矣且成安君以儒者稱然始與張耳為刎頸交卒相妬如仇讎比于朱劇不得為救國然則儒不發劄乎詩書者不庫于拯勇者乎夫儒有其下俠有其上言儒者操上而言俠者操下是以索書不相過章炳麟曰得志有夏后不得志有比干秦龍逢儒者頌之任俠之雄也

儒墨

章炳麟

春秋孝經皆變周之文從夏之忠而墨子亦曰法禹知三統已墨子聖哲者非樂為大彼苦身勞形以憂天下以若自設終以自墮者亦非樂為大何者喜怒哀殺之氣作之者聲也故鏗然擊鼓士憤然撞鐃于繼以吹簫而人人知慘悼儒者之頌舞熊經煖搜以肅制其筋骨使行不愆步戰不愆伐惟以樂倡之故人樂習也無樂則無舞無舞則弱多疾瘕不能處惟悼將使苦身勞形以憂天下是何異于騰雲蹙蹙而責其登天行之阪矣嗟乎鉅子之傳至秦漢間而斬非其道之不遠申韓商慎惟不自為計故距之二百年而墮天文始五行之舞遭秦滅滅今五經猶可見樂書獨亡其亦昉於六國之季墨者昌言號呼以非樂雖儒者亦鮮謂焉故灰燼之餘雖有貴公制氏不能記其尺札也烏乎佚翟之既至自解以弊人斯為酷矣詆其兼愛則囑言也張載之言曰凡天下疲癯殘疾瘠獨躄者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或曰其理一其分殊庸詎知墨氏兼愛之旨將不一理而殊分乎夫墨家宗祀嚴父以孝視天下孰曰無父詳法錄經本至于陵谷之墓三月之服制始於禹禹之世奔命世也墨翟亦奔命世也伯禽三年而報政曰華其故俗喪三年乃除太公反之五月而報政然則短喪之制前倡于禹後繼踵于尚父惟墨翟之廢杖屨麻皆過其職墨子以短喪法禹于墨則師其蠲書而不能師其居喪斯已左矣雖然以短言則禹與太公皆有咎矣獨墨翟以蔽罪于兼愛謂之無父君子吾之

名節篇

湯成烈

為政者欲救風俗之敝莫如端人心之趨向欲端人心之趨向莫如崇名節之士表揚之尊顯之以勸下士愛慕之心以示齊民禮敬之式凡人心驕矜而蔑前故勵之以名人心說隨而放佚故閑之以節是名節者士君子之大防也聖人論士曰行己有耻勵其